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民主革命时期)

上 册

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9)
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底根本主义.....	(16)
共产党月刊短言：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18)

*

*

*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0)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25)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	(34)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49)

(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63)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79)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81)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94)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

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

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30)

(附：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36)

*

*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156)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63)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17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83)

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摘录)……………(185)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摘录)……………(190)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和征用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工具；

（4）加入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民族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去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转为正式党员，如果该地还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对于重要的暗号和党籍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十一、注：遗漏——原译者注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的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始得修改。

（此件为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本译稿）

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做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哪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

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leny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託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e）……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是

“多数”的意思。郭冷苔 (Collontay) 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他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女杰答言：“问 Bolsheviki 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 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在东欧是 Bolsheviki 的话，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 (Marx) 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 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 Czar 的战争，是 Kaiser 的战争，是 Kings 的战争，是 Emperors 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

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个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Hrederic Harrison）也曾隔周评论上说

过：“猛烈，不可能，反社会的，像Bolshevism的样子，须知那也是狠坚狠广狠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1789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1789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狠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中略……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

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曾说过：“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纪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1789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出版。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

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狠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e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然。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的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

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代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

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像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

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札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札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札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札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说，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

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功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王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